

NANSHENG
GUIMA 男生系列



XIAOGUI DANGJIA

小鬼当家

陈磊 →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让你一口气读过瘾！

敬请光临

陈磊作品读者博客 kuaileyinhang.tianya.cn



慕容情

慕容情——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给孩子灌输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教孩子做人。教育应该贯穿孩子成长的全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她最关注的是孩子是否快乐——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。

福礼文——我是柳河小学的校长，我姓福，听说学生们背地里都管我叫“福大人”。哈哈！这个称呼倒蛮有趣的。学生们都怕我，因为我不喜欢笑。身为校长，不严肃点行吗？如果整天跟学生嘻哈打笑的，成何体统！



福礼文

鬼马星——虽然会因为一辆单车不断跟妈妈闹别扭,但天生的侠义心肠使他愿意倾尽全力帮助别人,甚至想帮离婚的老爸和妈妈分别找到自己的意中人,是不是管得太宽了点?

鬼
马
星



人
物
出
场



刘
毅
然

刘毅然——生活的磨难会使一个人迅速成熟起来,这一点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印证。如果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同学都能像他一样,做父母的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?



小憨豆

小憨豆——他没有因为从小生长在蜜罐里，就失去本应有的同情心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捐出来帮助别人，遗憾的是有些事情他无法做主。



人物出场

危若舟——她不是鬼马星的同班同学，但命运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。面对生活中的困难，她像妈妈一样从不抱怨。相信她长大之后，定会是一个不轻易向命运屈服的人。



危若舟

刘达明



刘达明——他是刘毅然的爸爸，也曾经是很风光的厂长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命运会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来捉弄他。是沮丧、妥协、怨天尤人？还是平静地接受残酷的现实？大家不妨慢慢往下看。

薛阿姨——危若舟的妈妈，一个下岗女工。她爱笑，哪怕是面对接踵而至的挫折。在为生计奔波的时候，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女儿，但身教胜于言教，她成了女儿永远的榜样。



薛阿姨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① 阳光灿烂的日子 | 1 |
| ② 单车风波 | 17 |
| ③ 刘毅然的秘密 | 37 |
| ④ 狼狈不堪的日子 | 56 |
| ⑤ 意外落选 | 66 |
| ⑥ 小憨豆的妙计 | 81 |
| ⑦ 永远的来凤街 | 91 |
| ⑧ QQ聊天 | 104 |
| ⑨ 校服回收站 | 114 |
| ⑩ 爸爸不在的日子 | 131 |
| ⑪ “钱分”交易 | 143 |
| ⑫ 创业基金 | 155 |
| ⑬ 歌舞音乐剧 | 171 |
| ⑭ 无言的结局 | 199 |



7 阳光灿烂的日子

鬼马星终于要上五年级了。

低年级的学生到学校上课，一般都有家里的大人亲自护送。档次高的坐轿车，档次中等的坐三轮车，档次低的坐自行车后架。当然，如果家离学校很近，也有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牵着手步行来的。一到放学的时候，学校的铁花门外就站满了来接学生的大人，就像星期天热闹非凡的少年宫。

五年级的学生就不同了。他们大多是自己骑单车、乘公交车或者步行到校，即便有个别“腐化分子”，譬如像小憨豆迄今为止仍然是由他爸爸的高级轿车接送，但这种长脚不走路财主之后很让大家不屑。五年级的学生都喜欢自己骑单车到学校，把书包往身后一背，穿一身时下最流行的运动装，潇潇洒洒地骑着崭新的单车，在密如蚁群的人流中左右穿插，冲进学校大门时车速也丝毫不减，吓得低年级的学生左右躲闪，那种感觉真的很爽！

鬼马星想要辆单车蓄谋已久。一放假他便把妈妈那辆闲置已久的单车借来练习。妈妈自从认识侯叔叔之后，一下就跨入了“富婆”的行列。妈妈还不同于一般的富婆。一般的富婆都是自己亲自开车，戴一副很高级的太阳镜，包里装满各种名牌化妆品和信用卡。侯叔叔要送妈妈一辆轿车，但妈妈不要，理由是我还没决定嫁给你，所以不能随便要你的东西。其实妈妈已经没少让侯叔叔破费了，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鬼马星都替她脸红。由于妈妈拒绝接受侯叔叔赠车的建议，于



是侯叔叔只好每天开车接送妈妈上下班。鬼马星觉得妈妈不光有专车，还有一位总裁级别的人当“专职司机”，她简直可以叫“超级富婆”了！

妈妈接不接受侯叔叔的馈赠鬼马星不感兴趣，他感兴趣的只是那辆被妈妈遗弃的旧单车。这辆车是老爸以前给妈妈买的礼物，是爸爸妈妈结婚十周年的纪念品。妈妈过去很珍惜，每天都记着将它推进车棚，怕夜里被雨淋湿了。自行车的车座下始终塞着一块红色的金丝绒布，那是用来擦拭单车的。那时候妈妈的单车总是像新买的一样，红得像一团火苗，哇噻！漂亮极啦！当鬼马星拿着妈妈找了半天才找到的车钥匙，从车棚里把单车推出来的时候，这辆曾经倍受妈妈呵护的单车已经落满灰尘，失去了昔日耀眼的光芒。那瞬间鬼马星心里泛起一丝难过，他不清楚是为单车难过，还是替老爸难过。好在这种不快仅仅持续了几分钟，等院子门口那位修车人给单车打足气，然后用水将单车擦拭完毕，鬼马星望着鲜亮如初的单车，心里的不快已荡然无存。

妈妈对鬼马星骑车有过明文规定：只准在院坝里练习，绝不允许私自上街！鬼马星理解这个规定只适用于四年级以前，因为妈妈曾经答应等鬼马星上五年级后，允许他骑车去上学。既然可以骑车去学校，当然可以骑出院子。虽说自己现在还没上五年级，但四年级已经毕业了。慕容老师在放假时对大家说，祝贺全班同学顺利告别四年级，让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去拥抱五年级。这句话说得太有水平了，只有慕容老师才讲得出这么有水平的话！五年级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鬼马星说不清楚，但他隐隐约约感觉五年级已向他迎面走来，自己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拥抱它。

妈妈不让鬼马星骑车出院子，完全是出于安全的考虑。鬼马星很长时间都对妈妈这条硬性规定不服气。鬼马星有不下十条理由来证明

自己骑车的技术不亚于妈妈。譬如他可以单手扶把骑车，譬如他可以边骑车边看书，譬如他可以骑车下三级台阶，再譬如他原地定车的最高纪录是四十七秒！而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妈妈连想都不敢想。可是鬼马星不敢把这些充足的理由说出来，因为那样会更让妈妈担心。妈妈没准会说，如果你会骑车上台阶，那你岂不是要把车骑上楼来？你别笑，这种很弱智的推理妈妈肯定能想到，热恋中的女人逻辑思维是极度混乱的。

在鬼马星班上，最先骑车上学的是乔雨婷。她腿长手长，一辆24圈的单车在她面前就像玩具，她想怎么摆弄它就怎么摆弄它！一个女生率先骑车上学，这让班上的男生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抬不起头。鬼马星不止一次私下里愤愤地说，等上了五年级，他获得了骑车上学的资格后，一定要跟乔雨婷好好比试比试，看看究竟谁更厉害！刘毅然的不服气没有表现出来，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也不满。唯有吴迪对此抱无所谓的态度。当乔雨婷洋洋得意地在男生面前炫耀的时候，吴迪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或许他潜意识当中已经没有把自己当成男生，而是混在男生堆里的一个十足的“娘娘腔”！他甚至还嘤声嘤气地说：“乔雨婷是个地道的男人婆，压根儿就不该把她当成女生！有什么好生气的？”好像很不屑与乔雨婷为伍似的。小憨豆也说：“不就是骑辆破车上学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赶明儿我让爸爸花钱给我买个驾照，我开辆‘宝马’来上学，气死乔雨婷！”

谁都知道，小憨豆的爸爸再有钱也不可能给他买来驾照，更不可能让他自己开着“宝马”轿车来上学，但乔雨婷骑车上学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！乔雨婷为了向班上的男生们示威，上学路上只要遇到班上的男生，她便会大声咋呼：“快闪开！刹车失灵啦！”有时她从班上男生身边飞驰而过时，甚至会顺手揭掉你头上的帽子，逗得你一路跟在她车后跑，却怎么也追不上她！乔雨婷的得意惹恼了班上众多男生，



大家纷纷发誓，等以后可以骑车上学的时候，一定要灭灭“男人婆”的威风！

好在假期终于到了，妈妈也把单车的钥匙交给了自己，鬼马星憋得难受，他已经等不及开学再去灭乔雨婷的威风，所以他拿到车钥匙的当天便给罗奔打电话。罗奔的爸爸也答应让他五年级自己骑车上学，而且还承诺给他买一辆变速赛车！

“是你吗，星？”罗奔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。

鬼马星问：“你爸爸给你买变速赛车了吗？”

“还没呢。Peter出差去了。”

“哦！”鬼马星很失望。

“你呢？”罗奔问，“你妈妈给你买新车了？”

“没有，妈妈只是把她旧车的钥匙给我了。”

“那你骑到我家来吧！”

鬼马星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去“柳畔闲庭”，罗奔和小憨豆的家都在那儿。“柳畔闲庭”是富人居住的地方，那里有网球场、游泳馆、会所和很大很大的花园。花园的路是用鹅卵石铺成的，曲里拐弯的，骑车在上面走很考技术。鬼马星想约乔雨婷到那里去比试车技。

罗奔一听高兴得冲着电话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德语，鬼马星猜测大概就是“哇噻爽呆了”之类的意思。德语毕竟是罗奔的母语，他一高兴就忍不住冒出一串。过去鬼马星很反感，但现在已经接受了，最起码说明罗奔没有忘本。罗奔虽然一再表示很爱中国，但你不能要求人家不爱自己的祖国。罗奔说光邀请乔雨婷不行，至少得有三个以上的目击证人，否则开学后乔雨婷矢口否认就麻烦了。现在做什么事情都得注重证据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校法制教育取得的成果。

“你想得真周到。”鬼马星赞道，“我这就跟小憨豆、田雯雯和刘毅然联系。”

罗奔说：“我来负责通知雯跟和，你通知然。”

罗奔到现在还习惯只叫每个人名字中的最后一个字。鬼马星曾经跟他说，我们都不喊小憨豆的大名钱泰和，你也可以管他叫豆，而不要叫和，听起来好别扭，半天反应不过来。但罗奔却表现得非常固执。固执归固执，鬼马星觉得罗奔越来越狡猾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他把最艰巨的任务推给鬼马星了。小憨豆是天底下最大的闲人，比电视剧《闲人马大姐》里的马大姐还闲。小憨豆不光是闲，而且爱凑热闹。只要是好玩的事情，他一叫准到！田雯雯尽管要照顾生病的妈妈，但她很会安排时间，而且从不扫大家的兴，只要你约她出来，她总能挤出时间跟同学一起玩，丝毫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习。邀请田雯雯还有一个诀窍，那就是如果田雯雯拒绝了，还可以等一阵再打电话过去，憋着嗓子说找她妈妈，只要骗过了田雯雯，就可以直接跟她妈妈讲。田雯雯的妈妈总觉得自己欠女儿的太多，所以她通常都会说服田雯雯出来跟同学玩。田雯雯很孝顺，她不会惹妈妈不高兴的。

但刘毅然就不同了。刘毅然在学校怕老师，在家怕老爸。凡事他都听爸爸的。小憨豆在学校听鬼马星的，在家听他妈妈的。但小憨豆跟刘毅然截然不同之处在于，小憨豆听话是因为自己缺少主见，而刘毅然听话是因为会随机应变。刘毅然很有头脑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想这件事会不会惹老师或者爸爸不高兴。老师和爸爸不愿听的话他不说，老师和爸爸不高兴的事他不做了，这就是刘毅然招人喜欢的地方。不幸的是，刘毅然摊到一个很古怪刻板的爸爸。刘毅然的爸爸是属于“望子成龙型”的家长，不像小憨豆的妈妈属于“无原则溺爱型”。希望儿子考上重点中学是刘毅然爸爸紧抓不放的“中心”，与考试无关的话不说，与考试无关的事不做则是随时牢记的“两个原则”。要想约刘毅然出来玩简直比登天还难，所以罗奔巧妙地将这个艰巨的任务推给了鬼马星。



如果倒退回去几个月，罗奔绝对想不出这种“移花接木”的高招。罗奔是德国人，德国人天生很执著，但似乎少点灵活性。罗奔在柳河小学呆了一学期，马上变得灵活起来，看来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。难怪猴子在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可以进化成人。把罗奔由死板变得灵活，比把一只猴子变成人容易得多！

鬼马星很了解刘毅然，就算他不敢出来玩，他也不会直说，而要找一大堆理由。鬼马星把刘毅然可能会找的借口都考虑到了，并且想出了反驳他的理由，这才提起电话。

“喂，找谁？”接电话的是刘毅然的爸爸，这一点鬼马星没有想到。今天不是星期天，刘毅然的爸爸怎么会在家呢？而且听他的口气，好像非常愤怒。

“……我，我找刘毅然。”鬼马星顿时显得底气不足。

“有啥事？”刘毅然的爸爸似乎很不客气。

鬼马星犹豫了一下说：“……是关于暑假作业的事……”

“做不起作业问你们老师去，往我们家打电话干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鬼马星飞速地转动大脑，马上想到一个借口，“我在奥数做了一道去年的‘华赛’题，我做不出来，就打电话问毛老师。毛老师说这道题很考脑子，让我告诉班上几个成绩好的同学，让他们试试看能不能解出来。”

鬼马星这一招果然奏效。刘毅然的爸爸扯起嗓子喊道：“狗狗，有同学找你！”接着，鬼马星听见话筒被重重扔在茶几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

过了一分多钟，刘毅然才来接电话。“谁呀？”刘毅然似乎也很不耐烦。

“是我，鬼马星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刘毅然的话冷得让鬼马星感到像吞了一块冰。

“嘻嘻，你爸爸刚才叫你啥来着？”

“讨厌！”刘毅然的语调不光冷，而且很恼怒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鬼马星问。

“没怎么。”

“是不是有病哦？”话一出口，鬼马星觉得自己的口吻像奶奶。奶奶只要一见鬼马星情绪低落，第一反应就是认为孙子病了。

“你才有病呢！”刘毅然以为鬼马星是在挖苦自己。

鬼马星猜想刘毅然可能是挨爸爸训斥了，所以才没精打采的。鬼马星没有计较刘毅然的无礼，好心邀请道：“我要跟乔雨婷比赛骑自行车——”

刘毅然很不客气地打断了鬼马星的话：“你跟乔雨婷比骑自行车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请你来当证人，免得她输了不承认。”

“我凭啥要去给你们当证人？无聊！”

刘毅然咯噔一下挂断电话。鬼马星觉得刘毅然搁下的不是电话，而是像当着邀请人的面把递过来的请柬撕毁一般，心里很不爽。你刘毅然有啥了不起？请你来当证人是看得起你，把你当朋友看你还不识抬举，难怪你爸爸喊你狗狗，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！

跟乔雨婷约好时间后，鬼马星骑上单车出了院门。

一路上鬼马星还在想刘毅然的态度问题。中国足球队过去的外籍教练米卢大叔曾经说过，态度决定一切。刘毅然的态度显然很反常。尽管刘毅然是班上的尖子生，但他毕竟是孩子，是孩子就爱玩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，就像人生下来要吃饭睡觉一样，书上说这种特点叫做天性。但刘毅然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他这人很能控制自己的好恶，尽量不表现出来。鬼马星凭着自己对刘毅然的了解，相信



他不是不想出来玩，而是有点身不由己。不巧的是今天刘毅然的爸爸不知为什么没去上班，如果他不在家，刘毅然肯定会愉快地接受邀请。

再往深想鬼马星又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按照刘毅然的个性，即便今天他爸爸在家不能出来，他也会巧妙地找一个借口，譬如要完成他爸爸给他另外布置的作业啊，要到亲戚家串门儿啊，或者要参加什么假期学习班哪，总之以刘毅然的智商，完全可以很轻松地找到拒绝的理由，犯不着用这种恶劣的态度对待好心邀请他的人。鬼马星实在无法解释刘毅然的举动，只隐约感觉刘毅然大概是遇到什么麻烦了。遇到了麻烦也不告诉我，说明他压根儿没把我当哥们儿看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懒得去管他！鬼马星想到这里，不禁有点愤怒起来。

“柳畔闲庭”离鬼马星住的地方并不远，如果骑车从大路走，顶多十几分钟就能赶到。鬼马星从家里出来，看到街上车水马龙的景象，心里多少有点发虚。尽管他的骑车技术已经很娴熟了，但毕竟上街的次数太少，所以鬼马星决定避开大路穿小巷，虽然绕远了点，但小巷里车少人稀，走起来心里踏实。

鬼马星很快就顺利地钻进小巷了。这条小巷虽说不宽，但路面比较平整，而且路旁种着古老的法国梧桐，树叶丰茂，密不透风。这条巷子名叫同仁巷，据说是目前柳河市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巷。近年来城市改造工程此起彼伏，很多地方变化特别大，唯有同仁巷风景依旧。听大人们说，住在同仁巷的居民之所以暂时不能搬迁，是因为市政府想把同仁巷作为古文化一条街保存下来。过去住在同仁巷的多是些文人墨客，这里还有很老的私塾和教会学校。小巷的两边多是一些古老的宅院，高高的围墙，千奇百怪的门楼，还有门前虎视眈眈的石狮子。可想而知，能够掏钱把房子修得这么气派的人，必定是殷实人家。殷实人家就是有钱人，老爸是这样解释的，就像小憨豆他们家。同仁巷深处还有一座寺庙，不，准确地说应该是教堂。因为信佛教的人烧香



的地方才是寺庙，而教堂是天主教徒们作弥撒的地方。那座教堂不大，顶上有一个尖尖的钟楼。鬼马星曾经跑到教堂去玩过，但没上成钟楼。鬼马星的同班同学苏小冰家就住在同仁巷，而且就在钟楼附近。她说每天都能听见教堂的钟声，敲得人心烦意乱。

时值盛夏，梧桐树上传出响亮而悠长的蝉鸣，愈发衬出小巷的幽寂。走着走着，鬼马星已经看见钟楼的尖顶了。鬼马星看看表，现在是上午10点34分，教堂的钟这时会不会敲响呢？想到这儿，鬼马星又忍不住抬头朝钟楼望去。

突然，鬼马星似乎意识到前面有人，等他匆忙收回目光，才发现眼前果真有人。鬼马星连忙按铃，但车铃却锈住了，没响。想捏刹车却发现刹车不灵，单车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更要命的是鬼马星目前所处的位置恰好是同仁巷中最狭窄的一段，而前面的人又骑着一辆三轮车，想从三轮车的左右绕过去简直不可能。鬼马星的心猛地悬了起来，他惊恐万状地大喊一声：“快闪开——”

鬼马星这句话喊了等于没喊，一来前面的人根本无法闪开，二来他的“开”字还没出口，自行车的前轮已经撞到了三轮车上。

嘭——

由于车速太快，撞击之后鬼马星的单车后轮一下子离开了地面，鬼马星本人也借助惯性朝前扑过去。好在鬼马星毕竟练过很长时间的滑板，他没有死死抓住车把不放，而是在身子腾空的一瞬间，果断地松开双手，紧接着使劲一收腹，整个人就稳稳地落到了三轮车里。

如果说三轮车上没有东西，鬼马星这个动作可谓是有惊无险。但事情往往很凑巧。鬼马星双脚落进车斗的时候，感觉到脚下很软，像是踩在一团肉上，软软的，滑滑的。鬼马星险些没站稳，摇摇晃晃了几下，身子怎么也无法平衡，眼看着就要跌出车外，忽然有人伸手拉了他一把，鬼马星这才没有摔倒。

鬼马星回头一看，伸手扶他的正是骑三轮车的人。

这个骑三轮车的人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那种往别人家送货的工人，更不是蹬着一车死鱼烂虾沿街叫卖的贩子。这个骑车的人是一位年纪跟鬼马星相仿，模样斯文的小姑娘。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，眉毛细而长，眼睛不大，像月牙儿似的，带有明显的笑意。她的脸很白，头发偏少而且略微发黄，几绺头发被汗水浸湿了，紧紧地贴在脑门上。鬼马星看她的时候，她已经从车上下来了。鬼马星估计她顶多有一米四高，身子瘦小，穿一件洗得很旧的套头T恤。一块白底上画有两道红杠的少先队中队委的标志别在左臂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小姑娘问道，口音里带着很重的东北味儿。

鬼马星故作潇洒地从三轮车上蹦下来，跺跺脚：“没事。”

鬼马星低头一看，自己的一只鞋面上糊满了白乎乎的豆腐渣，另一只鞋上则糊满了深褐色的东西。真倒霉！鬼马星心里嘟哝了一句。

“你拉的什么东西？”鬼马星见车上放着七八个脸盆，全都用报纸盖着，便好奇地问。

“豆腐、血旺、肉末，还有粉条啥的。”

鬼马星这才明白自己是踩进豆腐和血旺盆里了。

“你拉这些东西干吗？你们家要请客？”鬼马星又问。

“不是，是要卖的。”

“你是卖豆腐的？”

“我帮妈妈卖。”

“你妈妈也真是，你才多大就叫你出来卖东西，简直是剥削！”

小姑娘的脸色阴了下去，她淡淡地说：“是我自己要帮妈妈的！”

鬼马星有点明白了，“你干这么重的活儿，你妈妈给你多少钱？”

“妈妈供我吃穿，还给我交学费，我又该给她多少钱？”小姑娘

10 反问道。